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

奉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二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久差兼樞密院公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密上之公請面試諸班直武藝書札優者與官禮部貢舉以三年爲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十年不遷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頽弊者專委官葺之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願出聖諭以順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出聞者莫不悅服上又以未能遍知羣臣能否公乃籍內外從官臺閣監司之名各品題其才業之實在用之宜以進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乃即寶勝寺壽禪寺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

爲額給錢米有差月命開封府官巡視之公以英宗康復躬親聽斷朝廷無事累上章乞罷相位上賜手詔曰卿有大德于朕有大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英宗面諭公曰今尚在諒闇豈當去之時邪明年仁廟終祥公力請去英宗留益堅是年當郊上意未欲躬行謂公曰初服滿恐未當出公曰大禮不可曠蕪陛下即位未曾郊見天地力請行之十一月充南郊大禮使禮成恩封魏國公又懇求去位不許辭兼權樞密院從之初英宗皇帝既即位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

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爲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斬不杖菴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代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襄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

以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
手書駭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
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
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
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况人
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
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
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媿耻勢不能止故所
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
指歐陽脩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
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
爲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爲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

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論乃略草一事自進呈乞依此降詔云僕
安王是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
門下以筮爲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
已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
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
中書亦更不議及郊裡旣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
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
期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
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
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
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
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

中書本議是日公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鼎與歐陽脩在
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
公同取旨少頃公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公前奏曰臣有一愚見
未知可否上曰如何公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
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
所進呈詔草以坐爲國以國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
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爲漢安
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漢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
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漢安懿王爲
漢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
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坐爲國增置吏卒守
衛即園爲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宜

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已罷去上慮中外
不知詳悉乃詔勝於朝堂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漢安懿王令朕
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曰親謚曰悼
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
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園立
廟俾王子孫世襲漢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益欲爲萬世法豈皆
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
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對大國則又禮
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
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于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
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乃意欲搖動人情樹惑衆聽以至封還告敕
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

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撓權以示衆後歸道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精神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感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徧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公所自草也桂州陸詵奏交州欲取溫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衆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公曰向以黎垣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効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恐不能守公上陝西點刺民兵之議曰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墜至薄所以維制萬萬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冗兵可及也

唐置府台蓋為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廣募長征之兵安因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失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二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集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時議者謂西人方納款動衆無名頗難其事明年西夏點兵於界上涇原等諸路皆調兵為備公曰此得機會矣復上前議樞密副使胡宿請具勅諭邊州軍公曰若以機事難失諸州皆可乘時點刺上曰不若即了之乃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開統二州不刺

餘皆籍之為義勇得二十四萬人諫官司馬光極陳不可二府以
光疏進呈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曰如此陝西奚獨為不可
論遂決三司官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塗為說而不
修職事乃擇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目通判資序理任至
提點刑獄始許出外夏賊寇慶州之大順城西邊甚警公奏曰慶
曆中仁宗皇帝嘗召臣與范仲淹對延和殿論以西鄙未寧令臣
等同上策畫不退而上禦戎之策有四既上此策而元昊納和不
克施用今諒祚狂童固非元昊之匹敵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付臣
當之議俾二府議為成策付以五路之帥小羌不足勝也乃命
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而使與逐路議方略公文奏曰臣向收
得本朝何亮劉平議西事一策亮言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必吞
諸戎為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焉平之所陳雖與臣近錄

經管中同仲淹所上之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得西人山界地土
部族為其利願付京持往參議上可之賊既寇大順上對二府問
如何處置公曰當勒住歲賜降詔詰問以全國體樞密使文彥博
等皆曰不可如此則邊事大起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
意公曰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乃一狂
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服上乃從公議遣何次公持詔以往奏
事退二府諸人以所論不用行相竊語彥博曰他言料敵且看他
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彥博曰卧疾二府因入問起居
畢公叩御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
謂諒祚上表謝罪也後英宗上僊神宗即位公乃親草賜夏國詔
曰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土致復人民誘逼熟
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孔敵官軍邊奏彥博聞人

情共憤羣臣皆謂憂國已達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得全忠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比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事後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初英宗臥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公曰奈何公曰願大王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人子之職公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自感疾後不能語凡處分事皆書於紙治平三年十二月上疾漸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憂惶且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公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公曰大王乃穎王也願聖躬更親書之英宗又批於後大大王穎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宜學士降麻上領之公召御藥高唐簡於前授以御札

曰適已得聖旨令今晚宣學士依此降制是晚鎖院時神宗侍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父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屬於是國本定矣初英宗既許建儲處分畢情色凄慘歎涕下文潞公退而語曰相公適見上面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可奈何治平四年正月英宗昇遐公以顧命請神宗柩前即位神宗曰未予小子何以當之因避數四而後出充英宗山陵使是月拜守司空兼侍中制曰若古后王之興承序宗祊之重永言配命無競惟人在商則陟亳致格天之功在周則召畢奉綴衣之訓著於謨誥茲謂王勳矧在眇躬聿膺端冊方繫賴於丞弼以圖濟於艱難首舉元功猷告庭采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詳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

食邑一萬一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二百戶韓琦欽奉仁聖克享
天心亮翊先皇靈承帝事實道揚於末訓遂光輔於冲人扶維神
器之安保佐邦基之固百工稟式四國具瞻帝省其表予嘉乃德
登上公而論道兼常伯以疇庸光宗衍戶封崇進功號是為九命
之禮用助三光之明於戲朕荷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周咨元宰
共即康功俾庶績之緝熙致大猷之平格庶幾纂御永荷休成可
特授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魏
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
節佐理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公辭曰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
歐陽脩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乞如此例寵典或過必
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
本朝以來罕曾兼拜不同中書門下侍郎可以并除臣既與遜臣

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况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
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
又已面剖肝鬲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並乞追寢欲望天
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重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手
詔云省所上劄子陳避司空兼侍中晉國公事具悉先帝不以朕
菲薄使主宗廟而卿承顧命定大冊諸臣未有以先之也方朕推
恩天下而於一二股肱之臣益亦攷尋故事而甄序之卿乃過陳
悃悞至于再三夫輔立兩朝而功不獲報豈朕所以褒賢錄德之
意哉且稽祥符之制則遷官恐未為過比軋興之除則兼職猶不
加厚何疑而固辭今朕初臨大政而將使命反如汗丞相豈不為
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貼麻依舊封魏國公上又賜手札云
佐命元老兩朝顧託於此而不能褒大其功優以典禮謂天下何

公乃拜命一日中書進呈罷上獨留公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初即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公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斂容拱手曰此恩何敢忘公惶恐謝之它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中丞王陶公待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從陶自以東宮之舊當亟踐二府既而除爲中丞不如所望忿怨形於言未幾遂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與次相曾公亮奏陳曰自來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及商議急

速公事循例不赴押班歲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詔不允陶理不勝遂肆誣詆上乃除樞密直學士羣牧使續內批指揮王陶與司馬光對換過着時一相待罪未出參知政事吳奎上章力辨言王陶天資險薄造言翻覆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臣早來趨禁屢陳欲王陶補外且令思過陛下重難其事令除舊職及差遣臣等不能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翰林學士乃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使天下待陛下爲何如主哉以廢格制詔居家待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爲御史即攻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是時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詆是其心見利忘義惟攬持是爲略無羞惡溪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以爲翻覆今

君諫長爲陶驅迫脅使疑誤陛下亦當顯黜既而公又上章乞罷
遂黜陶知陳州上賜公于札慰諭云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
纂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間言昨王陶等所言過爲誣謗至
于事與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
遷其實使去言路不謂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聰益駭
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以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方卿其勿以
爲德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深悉今遣張茂則
齋朕手札賜卿便可朝參餘意候對來面諭公乃入謝復位陶既
黜邵元猶欲撼公上曰若不是他轉請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元
聞此語惶懼自悔時元知開封府忠彥爲府官屬元爲忠彥道上
語如此意以蓋已之失也九月英宗山陵復土公還至畫縣即上
章乞罷相尋詔諸處無得受公音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意已

去自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視事公亦力請如
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退之書以進上奏曰自有唐至于五
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宗皇帝昭陵復
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故事遽然引去
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
烈之時固當升選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益極自近
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
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
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業不著于時聞
望益衰于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
具存今臣兩爲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知典
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

上察公意確度不可留遣內侍賜公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矧卿勲力光于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比敕有司不通章奏而卿數因入對懇求罷免復以賓友之言袖書見進圖解機刻朕中夕思念足以見卿至誠豈不使卿少就安逸以永康寧哉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果能如旨朕即有命可密奏來手示更不多及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卒虛此位降制曰朕光宅萬邦幸新駿命正權綱之遠御謹名器之大方眷余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勲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俟剛辰誕揚贊策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存儀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韓琦宣昭賢業熙亮天工

光朝三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則之用體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維憲在成功而弗渝實有大以能諫荐上奏封懇辭政柄願倚毗之厚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是用進司五教增峻三階且疏茅土之崇仍遂鷹符之便當盛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義其明休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為自得之全君篤于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衮衣之還乃情本朝不遐謂矣可特授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管内觀察處置管田等使判相州軍州事同羣牧兼管内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散官勲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是日早上趣召公對於便殿上諭曰侍中須要去今日已有恩命矣上遂泣下公亦感激垂涕叙謝而退又詔賜第一

區於京師擢忠彥爲祕閣校理仍授二子官初除公鎮安武勝兩
軍節度使公以兩鎮之命本朝以來未嘗有此除授力辭不敢當
上面諭之曰朕再三思之禮數大段殊異待中必不肯當惟此兩
鎮可稍示殊禮朕矜量得甚得中也切不須辭英宗神宗皆以官
呼公後神宗對忠彥每語及公亦止稱先符中云上又以手詔賜
公曰兩鎮節度未嘗除非有所愛也誠有待之也今卿歷相三朝
功烈休顯抗言引去朕慊然有不足于心推求恩禮惟恐遇卿之
薄也尚何辭哉公又奏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論
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臣希世廢感之源自臣而始章
累上制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加兩鎮以公嘗辭不拜訖
不敢當公又以文館清職祖宗以來必給札試藝合格而後除今
忠彥不敢濫當此任詔學士院召試既入等乃受時歐陽脩先罷

政知忠彥所執書賀公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諫議自止
過周公遠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止尤高出古人王安石爲
知制誥知江寧府亦親作啓賀公曰伏嘗辭龍上幸榮歸故鄉兼
兩鎮之節恭備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
而有褒嘉之榮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侍中受天間氣爲世元
龜誠節表於少付德業冠於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
於萬端險夷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
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卒有成功英宗以哀
疚荒迷慈壽以謙冲浪託內秩百官之衆親當萬事之微國無危
疑人以靜一周勃靈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
於唐善教理而未嘗遭變載在舊史號爲元功曾未若獨運廟堂

再安社稷而亮三世牧寧四方屹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
懿至若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乎時以彼相方又為特善此書
盛傳於世公未行會種諤擅領兵入西界取綏州納降人鬼名山
數族朝廷以為憂公以辭免恩數久之至此方入謝既升殿上諭
曰青澗城種諤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本城屬戶直入西界夏州
以來其帥臣陸說詳向並不預知公退而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
置本末昨日倉卒應對固不詳悉蓋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
人種諤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委必無合用錢帛糧
草隨行即種諤到西界內作何施設且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
路青澗城至西路深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綿亘數百里其間甚
有天族酋豪未必皆欲背諛詐而投我今種諤乃一城寨小臣不
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恊心營致俟其橫山聚族比肩有順漢之心

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尅日齊發
方為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沿邊弓箭手蕃部等穀食既
已不收喬麥又為早霜所害比戶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族投來人
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遽欲因其狂易邀功
擅興不受節制之舉遂令逐路應接彼界亡歿之人奈何朝廷元
不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
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張興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
漢蕃族次第又都延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
新差勢力不加是將勞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下受弊只就種
諤小子一時狂易之失兼諒祚既聞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
納以為曲在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更於
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邊用兵戰禦未有已時臣大為朝廷

憂之兼蒙陛下諭臣候到相州三兩月間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件闕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廣出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六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七

奉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十一月改差公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上以手札付公曰今封蔡挺李肅之奏去可見即今夜中處置事宜次第卿若行裝已辦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爲此際最要經畫公奏曰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一帶蕃族今種諤已擅據綏州啓此豐端朝廷急遣向往至則主謀遂撤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老幼豈招誘邪涇原蔡挺又欲合環州兵直趨興靈即是諸路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筭翌日公辭二府方奏

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之與之同議上亟
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
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
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之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黜上因諭輔
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
知老臣自識體也公未辭之前先請對曰比蒙陛下累次宣諭以
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拒違聖意然再思之昨王
陶斤臣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二家弱魯之事入臣豈可當此
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自顧無它慮復有效陶語以相傾
首臣誅族矣憚恐於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聞尚可改議上曰
侍中猶未知朕豈有是理邪公既辭上命二府官就公第賜筵屢
遣使持酒器勸酌公入境檄諸路非王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先

是諸將得隣路帥臣或監司移文即領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自
此各知紀律公至則詔旨屢趣棄綏州遷降人於內地時會西賊
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數人殺之公曰今賊既若此綏州未可棄命
薛尚賈逵再議之皆謂今折繼世統降人共保綏爲便樞密院又
降旨曰虜自來有邊上虜淺使臣及關中輕躁士人扶挾種薛之
謀謂因此可遂前非况朝廷豈與大羊螻蟻計較尺寸之地已令
廢棄綏州不計揚定之事先後速如前詔施行公奏曰西賊誘害
朝廷沿邊知軍巡檢朝臣不接詔匣其賀登極與賀正人使亦更
不來過界則是不復顧藉和好朝廷因而止住歲賜令邊上常作
用兵之計旣兩相隔絕即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降
人蒐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令在折繼世下禦敵西賊若盡
撥在近裏城寨居上不惟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未必肯與本族

下人戶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生它變况見有已修就綏州城池及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閑地土若令降人寇名山與祈繼世等因而據之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川內相近居處各人知其生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祚似合機會遂指揮即不得更般糧草赴綏州亦不得留禁軍廂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要以遠費國家錢穀糧草爭此無用之地蓋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死之卒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防曠日持以自當疲弊不敢併聚凶醜於別路作過及今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冀其早來請命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勢也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西人屢入屢敗其所獲首級不少我之兵勢方振而遽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毒慢不已向去雖欲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况朝廷前降指揮許以綏州城與寇名山住

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更厚撫繼世寇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國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有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傷所損固亦不勝其計矣臣謂薛向賈逵等肇書到上件事理委是於國家即今邊計為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躁庸近邀功生事之人淺妄之說以救全向諤之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願早賜可會夏國之諒祚死之遣使告哀公又奏曰當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願且留數月以觀虜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為議論之端或令別立疆界或換易塞門舊寨或予之拒求降人之請是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文彥博呂公弼耻於中變協謀決議廢棄督從如初公亦條陳不已上乃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公存廢利害公奏曰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不勝

愧恐然臣始欲留緩城令繼世與降人同處者益以西人與朝廷
隔絕之後欲降衆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哀
則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令復好故乞留此緩城只備
數月之糧差人防乎貴與商議時易為束縛存得朝廷久遠事勢
今若朝廷以臣前議為是即乞責郭逵依此照管如不繫議和利
害亦乞直行毀棄詎始如公議不棄初夏國乞遣使詣闕告諒祚
之哀公又奏曰西夏自誘害楊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遽遣使來
告即見其國內饑喪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不且以彼國
前後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白供
奉等歸朝廷行遣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二順服然後
開納苟使如元昊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冊命之禮且要無事即恐
一失機會轉難控制公又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

招納橫山一帶部族乃為大字榜於諸路使散入虜中詔問公乘
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以聞公奏曰若告哀人過界沈然不來求
議許臣於諸路擇要害處興建城寨使彼震懼必速就議先是涇
原路鎮戎軍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手二四千人蔡挺
嘗乞於此壕內修築會為寨公至此便宜檄挺聚兵城之城成
後賜名為熙寧寨公又遣屬官李立之馳奏曰秦鳳路沿邊累為
西人侵掠西番熟二日失藩籬之固昨郭逵已築治平雞川二寨
包入熟戶疆土不少若更脩葺葦栗城一兩處則西與古渭寨相接
方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葦栗城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興置
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况西
番熟戶本要為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能自
守須藉漢兵儻有賊至則漢兵當鋒熟戶受庇漢有餘力為之則

可但虛內而事外非計之得前後臣僚素有奏請以此未曾施行更切子細相度以聞公復奏曰竊觀漢世圖制匈奴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今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之故地自昔取一時之議發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德明元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番以至甘涼瓜肅諸郡皆為賊有勢既大至寶元初始敢僭號以背朝廷是時賊方與諸路邊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番未暇窺奪臣慶曆初嘗知秦州今二十六七年矣是時水寧安遠之北綿亘二三百里之外皆是西番熟戶其間有不授補職名目官中亦不勾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戶並與熟戶交居共為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詎元昊納款未嘗侵犯只自慶曆通好後來西人以寇抄為事見秦渭間西番最為繁盛又為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郡當貴賈有所出可

以先取西番然後以兵扼要害則西川諸郡亦皆得之遂一向攻脅秦渭諸番大半為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北慶曆中頗離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復將西中城修葺建為保秦軍於其中修葺行衙閫甚宏壯命偽駙馬花麻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即近蔡挺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又秦州上丁族瞎藥怒質其父斯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即喃囉之孫瞎藥之子也其木征瞎藥更與自來秦州多點集不起廣有力量青塘族相結謀立文法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陰與夏人通款若漸次盡為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為賊逼則其董擅一帶至回紇以來般次盡為阻隔秦州券馬自亦稀絕可謂秦塞之深患也與臣二十六七年前在秦州時邊事變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再秦西帥亦不能知

此子細所以久在西垂請知邊事者皆謂城軍粟則可與雞川古渭通成外禦之勢隔絕得西人吞併古渭一帶諸番與瞻藥木征青塘等族相結之患少得前世所謂斷臂之策兼自來廊延環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使諸族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為表裏號為籬落之固不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間去城寨稍遠西賊一來官軍既難救應則盡為賊所殺掠此安可謂之籬落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朱滅臧唐奴三族廣有人力以居處恃險從來點集不起屢殺宜軍出入西界買賣都無忌礙慶曆中每西人入寇則前為鄉導同為抄劫後來比什淹遂於三城之北與西界相接處脩置靖安綏寧二寨佛空正耳朶城二堡其明朱等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從點集始為籬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軍粟者非好生事也蓋欲因與西人議事未復好問棄此

幾會可以城之既城此則經又有臣前所陳之利忽而不為則臣曰有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利害實繫於國家而不繫於臣在朝廷之深筭也若謂其修城之後又有積兵聚糧之費力未能給臣以為不然蓋軍粟既城則秦州三陽伏羌永寧來遠寧遠諸寨却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初置酒稅場課利相兼充贍復聞軍粟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其雄重可知矣臣今畫廊延環慶涇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紙圖子黏連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路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非妄言也欲望陛下更與二府大臣裁酌可否詔從之公又委秦鳳帥馬仲甫興置噴珠堡計谷通渭熟羊等城寨訖役戎人不敢近塞勸誘古渭一帶蕃部獻地八千餘頃招置弓箭手於是籬落壯固邊聲振矣西夏乃撼送

害楊定者李崇貴揚道喜詣闕請命朝廷遣韓縝同公屬官劉航
至延安與西人薛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後西人
果議願獻納綏州塞門亦乞如舊朝廷遂許之熙寧元年七月公
以九處置多爲執政沮難不得如志又邊事向寧乃以疾求罷因
奏曰陛下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即令臣却知相州願全舊
恩使均勞佚章六七上不許乃召忠彥上殿令馳驛往彼慰諭及
詢訪邊事忠彥回又附表懇訴之乃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
公時冒大暑至都上見公形顏驚歎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實
曾不安始疑託以爲辭自此須且速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州始
可以矣陛下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公因條陳用人當辨邪正爲
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八九
所以裨聖德者甚多上曰待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

月上遣御藥院內侍劉有方齎手詔曰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
防潰決里民流離朕甚惕然朕嘗虛上宰之位竚卿之還雖歲月
一易猶恐未欲輕去鄉里且大名爲天下喉襟之地相去止數舍
間人情未爲不樂也將欲除卿河北四路安撫使故馳一介之使
以諭朕意苟勉而祇命則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公奏曰君之使
臣當即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諭此乃陛下仁卹老臣過示優
禮然臣方得守鄉郡陛下辭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
赴本任今到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輒當煩重况當此大異之後正
在朝廷加意拯救九有措置須假應副若復如陝西一皆沮而不
行必上誤聖寄二月復降手詔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
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爲主張今差御藥
院內侍李舜舉齎勅賜卿宜即祇受公再辭不許遂之任公以河

朔沿邊次邊及近裏以來州軍鄉村人戶自去年秋冬以來將帶
老小車乘衣裝錢物過黃河南去稱昨經災傷往唐鄧許汝間請
買田土居住至今未絕自來朝廷累令州縣存卹賑濟兼去年夏
秋殘零稅賦租課並已倚閣及住催貸糧不差夫役又見餘糶常
平倉斛斗支俵麥錢非不周至况上件人戶各有行裝次第且非
寒餓不能自存之人時聞聽信姦人扇搖輕去父母墳墓與鄉里
骨肉離散近奉朝旨賑濟許從便宜乃分遣官於諸橋渡曉諭計
口給券令還鄉里至則又以糧貸之兼并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
者皆先令還地寬以歲月歸厥直朝廷以大名府路強壯元額一
萬三千一百餘人今管五千七百餘人令具不補因依以聞公奏
曰河北強壯自慶曆二年棟刺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
與負強壯於帳內別項椿管至今近三十年州縣以退下人數更
不差填今一路久惟災困非是添補強壯之時願罷取索以安衆
心從之保州自嘉祐以來議欲修葺關城至是劉九復乞展築朝
廷終以張皇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州聞欲展城軍民莫不欣喜况
雄州高陽關皆嘗修展不聞引惹既非創築於慮言無嫌願亟城
之從之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八

奉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熙寧三年公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曰前年以河朔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身道路不絕臣上體累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踰暮歲賴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疫瘵一蘇震壞城壘悉已繕固至于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皆得良帥北虜晏然無事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乞只充大名府安撫使累奏詔從之上留意河北事詔問公曰自北道休偃兵革垂七十載而人情恬於安佚武備弛於因循養兵雖多而未練畜馬雖衆而未精繕修城壘而未盡堅固簡閱器械而未盡犀利加以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賦歛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乏

列郡在興廢而補弊務經遠而適時至於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
否出入之險易守禦之利害皆可密爲條畫以聞公奏曰此見陛
下臨御以來憂邊求治日謹一日居安慮危思患預防之深意也
天下幸甚然臣竊謂國家自景德歲與狄人講和邊鄙無事而於
禦備之計未嘗不以河朔爲急至於守臣將吏亦皆盡一時之
才在任者唯以練士卒利器械脩城壘治樓櫓爲職業往往曲生
新意自術能績以求勝取名者多矣積此六十餘年治晉之功可
謂堅固犀利數倍景德之前矣去年秋偶以地震水災頽圯處多
賴朝廷究心隨已復故唯是霸州信安軍數處以物料稍大經冬
息役今則兵力已集土場盡出不二數月間亦見成就臣竊謂平
時守備與用兵禦賊急緩之勢固有不同蓋平時守備則當爲之
有漸使不勞而易集况兵法曰百樓不攻今河朔諸城待敵之具

何止百樓哉而朝旨令十分營置外更以三分木植爲之惟備是
過計也且賊至城下則城內公私所有一木一石皆可爲城守之
用較之三分之備不亦多乎夫以平時守備而爲用兵禦賊之計
臣恐財用先屈而民力不勝其弊矣臣願朝廷加意選擇一路守
臣將官若寔得其人則不在日加約束月降號令自然精豫之事
益以脩舉也詔旨謂畜馬雖衆而未精者臣觀近年朝廷講求馬
政最爲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總治牧事又各有幹當公事
官三數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責以歲年則
可見其效詔旨謂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者自去秋黃河決溢恩深
等州悉被水患朝廷累遣近臣與都水監官負經度已於二股河
進約分減大河之勢西治生隄以防漫溢臣亦嘗以衆議未一輒
有論列已蒙朝廷遣司馬光等集議條奏事已施行若得向去大

河水勢均調於今冬來春自可再圖其便詔旨謂賦斂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累年軍儲匱於列郡此見陛下軫及一道生靈罹此重困思欲慰安撫養俾盡適再生之路甚大幸也臣竊見本路今夏蠶桑盡登流庸漸復此乃上天垂鑒陛下軒昊憂民之心乘此之時臣固願陛下深思邦本之重責臣與諸路守帥專務寬卹九守禦之事悉令漸爲之備無得煩勞使其瘡痍日安生業加厚縱遇邊垂有警不得已而取之則民力可勝而樂輸於公上矣矧狄人大勢少衰固惜盟好制勝之道亦當先料敵情不可亟自紛更翻令虜所窺測至若軍政之弛張則朝廷方下教閱新法諸路皆謹於奉行將吏之能否則臣常加體訪苟有不職即當具述狀以聞不敢解也出入之險易則河朔地皆平坦別無障塞雖有澇洳之阻而盛冬冰合或可平度又定保州廣信安肅軍等處皆勞

接西山川口平闊是從來北虜大兵出入之地不可遮限當用兵之際或先據險要或設奇激擊此皆擊臨時將略不可預言守禦之利害則臣前論頗詳不敢煩述雖然臣仰膺聖諭丁寧如此謹當力疾自勉夙夜究訪管宥或有所得容臣繼以條上不敢遽然塞命妄進誓言以誤陛下倚任詢采之意無任兢惶待罪之至是秋方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糶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給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闕食蓋人困之常在新

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無貴發
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是亦先王
散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
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依此施行奉勅依奏續准勅節文常
平廣惠倉見錢許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
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斗價例出曉示召人情願請
領者十戶爲一保卽不拘戶等高下不願請領者不得抑配若客
戶願請卽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有剩卽亦許
准上法支俵與坊郭有物力抵當人戶如納時斛斗價貴願納見
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
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又准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支俵青苗
價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二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田頭第

五等并客戶每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不得過三貫
文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
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二等以上
人戶委本縣量度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有
剩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
家以上結爲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直價
錢之半其逐縣不得避免逐時出納致令諸色人扇搖人戶却稱
不願請領仰逐縣官吏用心曉告人戶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文
狀入焉送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官往彼曉諭人戶如却願請
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憑
夏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議
於市價上減撲錢數以比附元請價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

戶請過錢一貫文如迭納見錢即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竊以國
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
服伏詳元降勅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
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
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伯其第三等以上人戶
更許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
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
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貫令納
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
違矣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力人
充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一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既
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也復峻責

逐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
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拮据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官
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
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錢糧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添納
此一重出利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
勅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上戶不願請領只
據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願請者支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
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
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
償其半早以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
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送納如人戶災傷及
五分以上方許次科應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

儀而官本因而寢有六陷也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兼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所糴白米每斗不過七十五文至八十五文省以來自前年分少有似此價賤之時若乘時收斂遇向去價貴出糴不准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而遂收爲已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慮哉諸路所行事體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又豈陝西權宜之比也兼元初明言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路自觀新制州縣之憂

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負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唯知寬卹而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近之疑哉臣職當安撫日聞一路官吏所論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侵撓利權不可經久尚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默大懼有愆陛下委寄之重欲望聖慈矜臣愚直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安衆心天下幸甚時有勅諸軍五服內親卑幼充節級人負若被轄人係尊長即轉移於一般軍分公以諸軍多是第姪子孫以父兄尊屬在軍遂願投本營同活或無子孫者即召本營人爲舍婿與一身有託更

有堂從疎屬有服外稅充軍後有卑幼補為人負若一旦盡改配別指揮恐軍中人情未允只大名一府禁軍合移者已五十餘人在京與諸路恐移避者人數不少請轄下有尊長唯副指揮以上被轄人與轉移其餘止移別都詔從之至今行之爲法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八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九

奉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八月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領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二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責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非而不敢公言臣被顧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爲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它也今准都進奏院牒却蒙制置司以

臣言皆爲不當條件駭乞申勅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士程指
揮本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
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其大槩用偏僻曲爲沮難及引
周禮國服爲息之說又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下之
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辯列欲望聖慈
持紆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
臣所言不當即甘從竄殛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
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
法施行以慰衆心一臣前奏以元降勅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
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
下皆立借錢貫百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
百已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

物業價直之半且鄉村上二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
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得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
錢也與元勅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矣今制置條例司疏駁
云言者以謂元降勅命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
取息三分是與元勅絕相違矣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泉府
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
平新法預俵青苗價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許量
減市價納錢即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約束州縣若
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陝西等路提舉官則大抵約束
不得過二分而已此蓋爲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
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却致虧損百姓所以有此
約束即非法外擅爲信刻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唯河北所約分

數最多然云不過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平即有合
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
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近降指揮又令諸路預俵價錢若遇物
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即比周禮所取尤少者臣竊以既立太平
之法必無利民取利之理但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耳
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
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
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
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考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
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
又云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二月鄭衆釋云除貫也以
祭祀喪紀故從官貫買物唐賈公彥疏云除與民不取利也經又

云凡民之貨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為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
官借本買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為息也此所
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
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其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廩二十而稅
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指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
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
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疏解
謂近郊十一者萬錢其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其出息
一千五百甸指縣都之民萬錢其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
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故青苗錢凡
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
利二千則是貸萬錢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

遠之地止出息二千八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
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聽日謂天下
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
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
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
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
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
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
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考疏解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
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贏萬泉催一千贏五千
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臣謂王莽時官債本萬錢歲終贏得萬
錢只令納一千若所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

尤為寬少而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
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
錢取利更過王莽之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
不辯也况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則又隨畝更有
農具牛皮鹽錢雞錢鞋錢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
起納官中更將紬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歲
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
買兩色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
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
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
不太息而慟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
三分二分蓋為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斛價

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却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即合納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緣小麥最爲不耐停蓄之物自來常平倉不糴益恐積留損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蓋納下本色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糧支麥絕少必難兌換既難兌換則占壓本錢下次却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官本無令人戶送納斛斛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來只令言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戶須至糶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戶即從來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貫百許之資借即非抵兼并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即上等人戶必不願請官吏既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又河北

提舉官乃峻貴州縣如人不願請領即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人戶却情願請領即當別作行遣若選官曉諭苟免括拾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今按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債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俵此等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勅抑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爲關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爲催納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須憂難爲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即自依准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有違前法况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上三等戶情願請領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遠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請領即結罪申報別選官曉諭乃只是

關防因循避事壞法之人即非迫脅官吏須令抑配百姓若提舉
官急於功利諷令州縣抑配與人即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
為朝廷委任皆在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貪故欲墮壞新法曲徇
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具事狀聞奏豈宜以官
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臣竊以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人戶
非臣獨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為
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
降勅意本務拯濟困乏却將錢放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廷
專以取利為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之以
道於理無嫌則今兼并之家別開貸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倍息以
傷貧細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井然自前世以來惡其太
近衰削不忍為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

三等戶一名者蓋關防浮浪之人請去難為催納此則抑勒之勢
不假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入戶必不肯請領須至差
作甲頭即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
而為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
唯以散多為職辦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為情願者蓋事勢不
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
九重高遠豈得盡知唯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躬
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使
遠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為始張官置吏大
抵多為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為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
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
近縣地數百里棄為沃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不可周

知一方水旱則饑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
饑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餓殍未有補也至於
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彊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
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之矣至於差役困苦農民使之失職則士
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即位詔書丁寧以務
農理財免人役爲政事之急誠方今宜憂爲在此也今置提舉常
平廣惠倉官兼管幹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爲此而已固非使
之賤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而以爲致遠
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舉常平倉官負不是興利之臣今既
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於
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大
姓每一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自炊衣食貸借仰以爲生今

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貸與之則客於主戶處從來借貸既不可
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則固不願請領苗錢又廣
南東西路土曠人稀水鄉之俗粗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
故於遠民尤爲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也國家幅員至
廣一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免然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
政以濟卹之故得饑饉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謂仁
政充洽矣而未嘗曾就等第人戶處彊借錢物唯是英宗皇帝及
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間有三兩
路州軍曾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即時輦還今制置司
指爲暴令以頒布天下是唯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壽之其
誠可駭也唯陛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坊郭人戶既
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按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若議

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藏而坊郭之人獨不被賑救之絕之恩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即無都邑鄣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即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此說尤爲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年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多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以來所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人戶每口五勝或一斗以來故民受實惠甚濶畿之即未見曾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斛者此益制置司以青苗爲名欲刺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都邑鄣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深詳其安一臣近准真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准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真定府准制置條例

司劄子據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狀准朝旨於內藏庫支到山東絹二十萬匹充常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出賣必是破貨不了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匹作一貫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貫二百文省召人戶情願依青苗見錢法請領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人戶情願即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戶情願請領者亦聽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稱自京般來絹二十萬匹唯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請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分遍行催促火急和雇脚乘赴恩州請般越時支俵勘會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絹二萬匹雖未般到緣係准備充秋料青苗價錢即不闕錢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屬張皇搔擾牒臣本司請照會者臣遂備錄聞奏庶朝廷見其爲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却准

中書劄子奉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幹當兼累
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錢召人戶情願不得抑勒
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絕當職官員具姓名聞奏劄與臣知者臣
勘會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第人戶每一匹
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六百文以來限半年納錢尚猶近
下等第人戶有破賣家財方能貼陪送納了當者今常平提舉官
將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者作一貫二百五十文每一貫取利二
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并
利亦是一貫六百文省並隨稅只是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
配賣與坊郭人戶價例全不相遠即於農民豈不爲害更差使臣
督迫支俵公文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州縣小官唯是應命苟免過
外將抑配以爲情願何處更可辨明且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

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將絹二十萬匹直行指揮許散與鄉村
人戶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郭人戶願請者亦聽則自來未見有
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
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然中書凡事亦須進呈或候畫可方敢施
行未嘗直便處分唯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外守職臣僚其誰
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使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爲便上始得公疏
意已大悟亟欲寢罷時王安石聞公有言已引疾在告唯參知政
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
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呂公著爲御史中丞亦
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著
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
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

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皇恐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乃止

忠獻韓魏王家傳卷第九

